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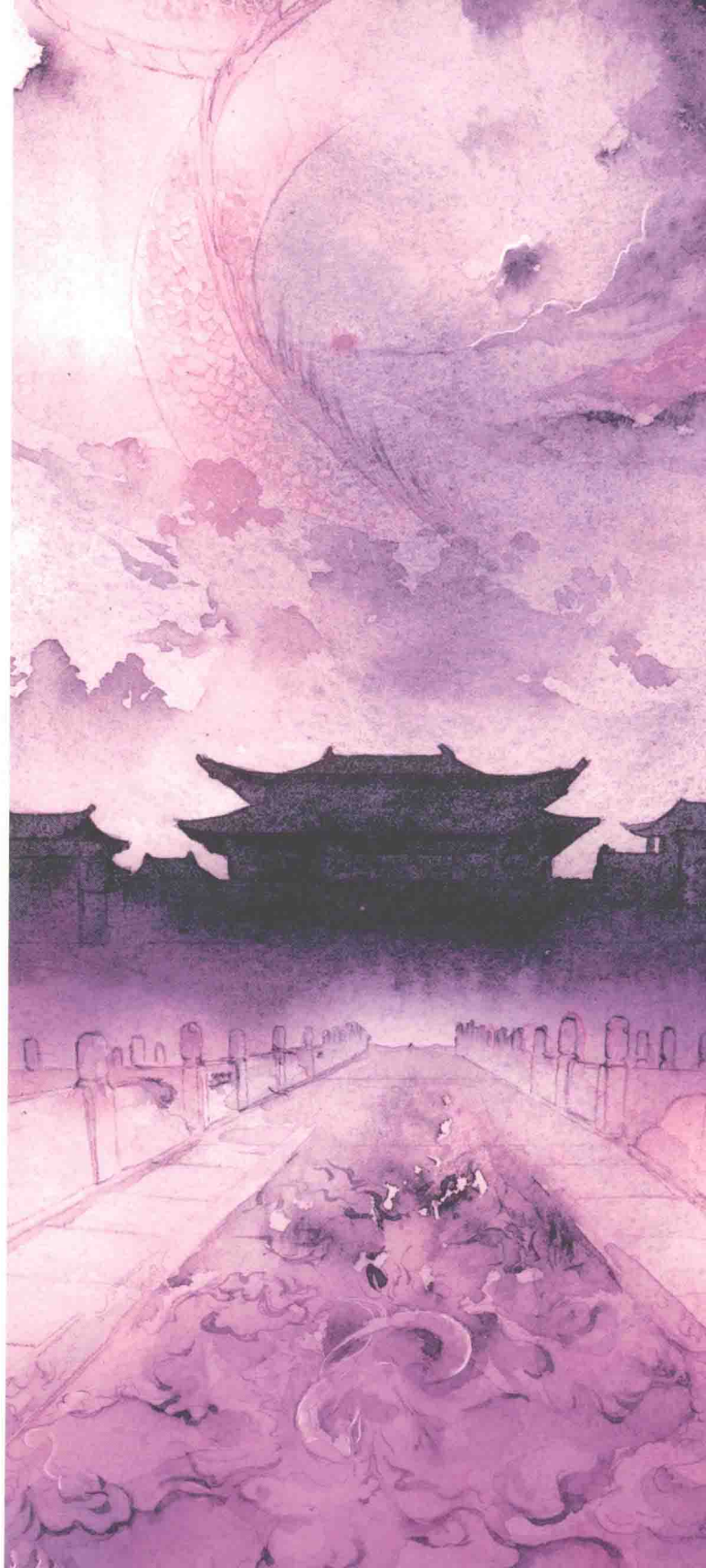
藏鋒于鞘，十年不出，
一旦亮劍，必震懾世人，
創不世基業！

帝師

来自远方
著

DI
SHI
中

中國華僑出版社





帝师

来自远方 D I
S H I
著 中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目 录

第二十四章	回京	001	第三十三章	自求多福	177
第二十五章	抵京	023	第三十四章	杀心	200
第二十六章	解局	036	第三十五章	覆灭	230
第二十七章	上元节	064	第三十六章	计划	254
第二十八章	宝藏	085	第三十七章	大喜	269
第二十九章	孝心	106	第三十八章	阁老出谋	293
第三十章	截杀	127	第三十九章	洗冤	316
第三十一章	天子大婚	155	第四十章	遇刺	340
第三十二章	钦差南下	161			

第二十四章 回京

天子连发几道敕令，任命亲信中官，驳回六部、六科及都察院上请，自然引来文武群议。

每日早朝，奉天殿中都充斥着火药味，君臣针锋相对，火气十足，矛盾越发尖锐，渐有不可调解之势。

群臣不肯罢休，天子不愿回头。

临近正月，天子更下令，仿效洪武朝旧例，免朝贺，赐宴从简，休沐都要缩减。

“溯源法度，当以圣祖高皇帝为先。”

说朕习武是莽夫之举，是不勤政？

朕勤给你们看！

大年三十、正月初一，群臣照常上朝，上元节十日休假全部取消，谁敢不从，上东厂喝茶，到北镇抚司谈心，关进诏狱吟诗，不过正月不许出来。

请天子三思？

思什么，天子既然要守法，自当从严。

朱厚照手一挥，很是干脆。

不思了，就这么办！

发下敕令之后，朱厚照宣召锦衣卫，下令把请假在外的官员全部召回，无论这些官员是何原因休假，全部一视同仁。杨瓚归乡省亲，自在其中。

对天子所行，刘健、谢迁亦有所不满，看着乾清宫送来的敕令，连连皱眉。

李东阳劝说二人，无论如何，皇命既下，不可轻易违背。

腾骧四卫初创即为内宦掌事，外臣不好置喙。神机营、五军营听命于天子，非五军都督府所辖，武官不出面，文臣吵翻天也是无用。

在京武官，以英国公、保国公、武定侯等为首，这几位不示意，没有一个武

臣会擅自出声。

“中官监枪，永乐年间即成法，至今已是旧例，非轻易可改。”

李东阳推开言官的谏书，无须逐篇翻阅，也能晓得九成内容。

“天子之命虽有不妥，但大体并无过错。”

在李东阳看来，朱厚照折腾得算不上出格。群臣反应过度，只能将天子越推越远。

为免情况继续恶化，李阁老曾多次请见，期望能当面劝说天子，即使不回心转意，也要稍微软化一下态度，别继续和朝臣对着干。

奈何朱厚照打定主意，避而不见，几番将李东阳拒之门外。

纵是阁老，也没有闯宫的权力。

李东阳束手无策，只能望乾清宫而兴叹。

“我所忧者，实是天子有意复圣祖之法。”

洪武帝立朝，法度何等严酷！

凡贪墨者，皆剥皮充草。民有怨愤，可入府衙，押解官员入京。

其间种种，不胜枚举。

时至今日，各地县衙俱存有充草的皮人，以警醒后世官员。

现下的情形，天子只是赌气，尚有可转圜的余地。如被群臣彻底惹恼，天子一意孤行，谁又敢言圣祖之法不对？

届时，两班文武都将进退不能，与其被剥皮充草，不如自己结绳，套上脖子一了百了。

“圣祖高皇帝之法？”

闻言，刘健、谢迁都是一惊。

天子任用宦官，引来朝臣不满，他们亦焦心于此，以致忽略最紧要的一条敕令：凡贪墨五两者，俱下诏狱！

三人此时想起，不免心生寒意。

“天子当真会如此？”

李东阳摇摇头，表情有几分凝重。

比起做太子时，天子变化不小，心思越发难猜。他纵然做过天子的老师，也不敢断言，这位爱玩好动的少年，每日坐在龙椅上，俯视朝堂百官时，脑中都在想些什么。

先帝仁厚，天子纯孝。

忆起弘治帝临终遗言，李东阳不禁叹息，生出一丝苍凉之感。

今上不比孝宗皇帝慈爱，反倒如太宗皇帝习武好斗，杀伐果敢。

群臣上疏越频，朱厚照的回应越是超出预料。长此以往，朝堂纷扰传至民

间，百姓当如何议论？事入奸细之耳，草原得悉，兵祸恐将再起。

自先秦、西汉历唐、宋至今，前朝后代，千百年间，凡君臣不睦都将风波乍起，生出乱局。轻者朝堂震荡、君臣离心、小人当道，重者……

李东阳蹙紧眉心，不愿再想，也不敢再想。

为今之计，乃是尽量劝说天子，按下朝臣，无论如何，不能让君臣矛盾进一步激化。

可惜，受条件所限，他见不到天子，即使胸有良策也无法施展。

当此紧要关头，唯一能无召入宫的杨瓚，竟是归乡省亲，半月不在朝中。

抚过长须，李东阳眯起双眼。

早知如此，他应提醒吏部的马负图，压下杨瓚归乡省亲的批文，延迟两日，这样就不会生出这般局面。

随手翻开一封谏书，见有“近臣”“奸佞”“翰林侍读学士”等字眼，李东阳眉心皱得更紧。

有人不明是非，乱咬一气，当真是不够添乱！

保安州，涿鹿县。

站在祠堂前，杨瓚忽有被人算计之感，不禁汗毛倒竖。

他下意识左右看看，确定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牌坊之上，小心按了按后颈，暗道：“紧张过度，以致产生错觉？”

“四郎，且上前来。”

族长身着绢布袍，脚蹬牛皮直缝靴，衣摆距地五寸，恰好盖过靴筒边缘，白发束成髻，以木簪固定，戴无顶香木帽，此刻正手持长香，腰背挺直，肃然立在牌坊下。

“族长。”

杨瓚未穿官服，蓝袍方巾，唯腰间束黑乌角带，挂天子亲赐牙牌。

“持香。”

族中老人点头，同意拆毁牌坊，族人自不会提出异议，只在动手之前，须祭以长香。

一为惊动祖先，当以正心告罪；二为悬在牌坊上的两具尸身，死于非命，恐有怨气不散，祭上长香，当可送其归入地府，重新投胎。

无论生前有什么恩怨，人既已往生，都可烟消云散。

杨氏开祠堂，全族聚于此，外姓人本不应在场。然推溯前由，查究因果，杨氏老人合议，请孙氏族人前来，同为往生人上香。

行商不知生死，出族之事自然不可行。现下，死去的行商之女仍是孙氏族

人，按规矩须得如此。

念杨氏仗义，孙氏族长满口答应，但终未亲自前来，只遣两子代为上香。

原本，行商的媳妇也该前来。怎知族人前去告知，那妇人竟按着胸口坐地大哭，旋即昏倒，人事不省，至今未能下榻。

真也好，假也罢。

父亲不知行踪，母亲不愿前来，依照老人的说法，孙氏女不成单鬼也是孤魂。

同死的表兄尚有一个老仆捻香，而她，却连亲娘都不愿来见。

“可怜啊。”

古人重身后事，重孝道亲情。这般狠心的亲娘，实是少见。

上香之后，族长交给杨瓚一柄铜锤。

立牌坊不是小事，拆牌坊更有规矩。

功名坊是为杨瓚所立，又在祠堂前，今要拆毁，必须由杨瓚敲下第一块石砖。

郑重接过铜锤，杨瓚行到牌坊正面。

他自两根石柱底部往上望，扫过刻有“探花”字样的石碑，凝视精心雕琢的花板，知晓这座牌坊耗费了族人很多心血，难免生出几许愧意。然而，为全族安稳，也为他今后考虑，这座牌坊不能留，必须得拆掉！

“四郎？”

杨瓚凝望花板，迟迟不动，族长不得不出声提醒：“时辰要过了。”

族里老人请阴阳先生看过，这个时辰最适合拆坊，再迟恐不合宜。

“是。”

压下骤起的情绪，按照族长指点，杨瓚用足力气，挥舞起铜锤，对准一根石柱狠狠敲下。

声音回响，好似钟声。

再看石柱，别说砖块，连撮石粉都没敲下来。

族长皱眉。

“再敲。”

杨瓚点头，抡锤。

“当……”

石柱岿然不动。

“再敲！”

“当……当……”

“继续敲！”

“当……当……当……”

几次之后，族长嗓子冒烟，杨瓚双臂酸软，总算从石柱上砸下巴掌大的一块砖。

杨瓚大口喘气的当儿，族中选出的几名壮丁上前，搓搓双手，抡起铜锤、铁铲，“叮叮当当”凿了起来。

片刻间，石粉飞扬，石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细、倾斜。

“让伯父见笑了。”退后几步，擦去额上的汗水，杨瓚笑得无比尴尬。

丢人，他从没这么丢人过！

“四郎读书做官，不用下田，没力气也算不得什么。”

族长收回铜锤，单手提着，无比轻松，时而又挥动两下，似对杨瓚的费力感到奇怪。

杨瓚抖着胳膊，颤着双手，默默转头，无语流泪。

眨眼间，两根石柱俱被砸倒，花板、石匾都没留下。

“吊过往生人的绳子不能留！”

族中老人发话，壮丁再次挥舞铜锤，肌肉鼓起，将雕琢有花鸟的石板砸成碎块，装入藤筐，盖上粗布，只等运入山中深埋。

“时辰到，开祠堂！”

牌坊被清理干净，石基都被挖出运走，半块不留。

祠堂前留下两个深坑，族人排成列，穿过坑间窄路，入祠堂跪拜。

族长和老人在前，杨杻、杨瓚父子在后。

族中男丁依辈分、年纪排列，在祠堂内跪拜。族中女子、孩童候在祠堂外，未有特例，不可越过半步。

杨廉被母亲带来，本该随同辈兄弟跪在最末，未等分香，却被族长遣人领至最前。

未知内中缘故，杨严氏望着儿子，心头发紧，惊疑不定之下，险些起身冲入祠堂，幸亏被族长家的儿媳拦住，才没破了族中规矩。

“莫担心。”杨刘氏按着杨严氏，压低声音道，“你公公和小叔都在前面，还能害廉娃不成？你要是坏了规矩，犯了忌讳，才会让廉娃在长辈前落不是。”

“可……”

“听我的劝，千万别犯糊涂！”

杨刘氏不松手，连声叮嘱。杨严氏面上被劝住，退后两步，望着黑黝黝的门内，仍是心焦。

先祖牌位前，杨瓚依照老人吩咐，跪在蒲团上，先上香后磕头。

礼毕，族人带来杨廉。

“瓚有言告于祖宗，还请诸位长辈做个见证。”

牵过杨廉，握着冰凉的小手，杨瓚深吸一口气，朗声道：“列祖列宗在上，男瓚于堂前立誓，今生不娶，不续子嗣！”

“四郎！”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呼出声。

“你这是做什么？”

“兄长之死，瓚难辞其咎。”

杨瓚端正神情，声音越发坚定。

“瓚今在列祖列宗前立誓，长兄之子即瓚之子，瓚必当视如己出，抚其成人，育其成才。其欲考功名，瓚定倾囊相授，助其科举；其欲为闲翁，瓚必为其择良妇，置田产，传续家业，绵延血脉。”

“四郎！”

杨瓚声音一顿，急着道：“族人之恩，瓚永铭于心，绝不敢忘！自今之后，凡族中驱策，置祭田，办族学，孝老人，爱孤独，瓚力所能及，绝无推托。然族人如有违法，行仗势凌人之举，瓚亦将秉公论断，交有司严惩，绝不徇私情！祖先当前，瓚立此言，诸位长辈可证。有违此誓，必应天责！”

誓言道完，杨瓚重重叩头。

在场之人皆被杨瓚的誓言震撼，久久未能做出反应。

杨枳颤抖着嘴唇，想说儿子傻，却发不出半点儿声音。

“四郎，”族长哑着嗓子，用力按住杨瓚的肩膀，“你这是何必？！”

世人重诺，在祖宗牌位前立誓，断无反悔的余地。

四郎念兄弟之情，将长兄之子视如己出，精心抚养，助其成才立家已是大善，因此而不娶妻生子，又是何必？

他担忧自己会爱亲子而疏侄儿？

以四郎的品性，怎会如此？

祠堂中的老人亦是摇头叹息。

年少冲动，发下如此誓言，今后当真要孤独一生？

杨瓚转向杨枳，再次跪倒。

“父亲，儿意已决，请父亲应允。”

杨枳没有说话，举起木杖，就要狠狠抽下。

“三弟！”

“老三！”

“这里是祠堂！”

族长和老人们忙要阻止，杨枳却已停下，木杖脱手，用力拍在杨瓚背上，哑声道：“四郎，你让为父如何，如何啊？！”

儿子重亲情，他喜。

为养育兄长之子孤独终老，他又何尝忍心？

手心手背都是肉，杨枳被族长拉住，浑身似没了力气，面向祖宗牌位跪倒，失声痛哭。

老妻离去，两个儿子被害，长媳抱着孙子，似要同夫家离心，现今四郎又发下此等重誓，他该如何，他又能如何？

杨枳哭得伤心，老泪纵横。

杨瓚跪在地上，重重磕头。

事难两全，他必侍奉尊长，全尽孝道，养育侄儿，助其成才，全孔怀之义。

牌位前，杨瓚不停地磕头，很快，额前一片青肿，地面染上血痕。

杨廉年幼，不知小叔为何这般，又惊又怕，竟大哭起来。

哭声传出祠堂，不知发生何事的杨严氏面色苍白，要不是被杨刘氏死命拉住，早已冲进祠堂大门了。

“三弟，”族长劝慰杨枳，“四郎重情义，记挂兄弟，爱护侄子，你当欣慰才是。”

看着长跪不起的儿子，杨枳似瞬间苍老十岁，终究哑着声音道：“起来吧。”

“爹？”

“既在祖宗牌位前立誓，便要做到。”

扣着族长前臂，杨枳费力站起身，面向祖宗牌位，重新跪倒，行大礼。

“祖先在上，自今日起，枳之一脉传于四男瓚，后续于长孙廉。长孙成年，尊父为先，孝叔为重。为父斩衰，为叔齐衰不杖。列祖在上，族人为证！”

三叩首后，杨枳对杨廉道：“廉儿，给祖宗磕头。”

杨廉仍挂着眼泪，懵懵懂懂，不明祖父之意。

“廉儿，听话。”杨珏说道。

杨珏有两个孩子，见杨廉这般模样，不由得心生怜意，轻轻推着他的背，让其跪在蒲团之上。

杨瓚额头流血，费力转向杨珏，颌首道谢。后者轻轻摇头，于杨瓚要立下重誓，仍存几分不解。

“廉儿，别怕。”

杨瓚举起衣袖，揩去额角鲜红，带着杨廉行礼。

见祖孙三人这般，在场老人均眼角湿润。

“祖宗庇佑，四郎这般重情义，谁敢乱嚼舌根，必行宗法！”

拆了牌坊，明言不娶，杨瓚了结两桩心事。

紧绷的神经放松，杨瓚起身，不及站稳，忽感一阵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踉跄两步就要栽倒在地。

“四郎！”

众人大惊，顾不得其他，忙将杨瓚扶出祠堂。

“快，请大夫！”

刚行过窄路，众人忽见远处有快马飞驰而来。

当先骑士一身绯红锦衣，头戴绣金乌纱帽，长眉入鬓，目含冷霜，行到近前，见被众人搀扶的杨瓚，立刻翻身下马，不言半句，将人抢过，安置到马背上。

事发突然，众人都愣在当场。

这人是谁？看样子是个武官，怎么一声不出就抢人？

“你是何人？”

见儿子被抢，杨枬顾不得畏惧，上前就要理论。

顾卿按过杨瓚脉搏，自怀中取出瓷瓶，倒出两粒药丸，喂入杨瓚口中。

因水囊已空，他只能掰开杨瓚的下巴，手指顺过颈喉，将药丸顺了下去。

当真该感谢顾千户颇为睿智，知晓地点不对，不然的话，再来一次“不得已”，杨氏全族都将和京城的大夫一样，石化在风中。

“本官顾卿，锦衣卫北镇抚司千户，奉天子命，赐翰林院侍读杨瓚冠带，召其还朝。”

听闻此言，杨氏族人均愣住。

人群后的杨山、杨岗认出顾卿，忙推推身边的同伴，低声道：“瞧见没有？那位就是长安伯！”

长安伯？

少年们壮起胆，纷纷踮脚，待看清顾卿的五官样貌，终于相信了杨山兄弟的话。

长安伯长得好，不假。

他的面容冰冷吓人，更是不假。

顾卿的视线扫过，少年们齐齐缩回脖子，心中打鼓，再不敢多看一眼。

能与之交好，四郎果真是文曲星下凡，了不得！

“顾千户，小民有礼！”

祭礼已毕，族长亲自上前，言明杨瓚于祠堂中晕倒，至今未醒，立即起程实不可能。

“四郎有些不妥，须得看过大夫，还请顾千户通融。”

天子宣召回京，不容争辩，更不可拖延。皇命难违，即便有再多不舍也要强作笑颜。看着儿子，杨枬眼角发酸，口中发涩，只望顾卿能够理解，等杨瓚醒来，确诊无碍再起程。

“这是自然。”顾卿点头，亲自牵马，送杨瓚还家。

“让顾千户为难，小民甚是过意不去。”

“老人家切莫如此。”

与第一印象不同，顾卿貌似冰冷，实则态度温和，对杨枏很是尊重，如敬家中长辈。

面对如此情况，杨枏满头雾水，摸不到头绪。他人更是云里雾里，想不明白。

按照世人观念，锦衣卫该是虎背熊腰，凶神恶煞，出则拿人，入则解囚，其凶名能止小儿夜啼。

这位顾千户却打破众人常识。

他长得好，人也和气，别说锦衣卫，武官都不像，倒似王孙公子，凤骨龙姿，金镶玉砌，对比宣府卫城的边军壮汉，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犹如云泥之别，完全两样。

这样的人物，竟在杨枏面前执子侄礼。

众人越想越觉得不可能，着实是糊涂，最后，只能从杨庆三人的话中推测，顾千户和杨瓚表面上是同僚，实为挚友，所以顾千户才会如此礼待杨家长辈。

有些见识的老人，多从另一个方面考虑：锦衣卫是天子亲军，凡事只听命于天子，自有一股傲气。顾千户如此放下身段，可见四郎皇恩之重，必定前途可期。

众人各有思量，猜测不一，但无一例外，都对杨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郎先得天子钦点，金榜登科，打马御前，后入翰林院，短短时间内官至正五品，这样的经历，实是话本中才有的。

单是耳中听闻，族中之人已有震惊之感，顾卿的出现，更证实了众人所想。

四郎果真是全族的希望！

自今往后，凡杨氏族人教育子孙，必举杨瓚为例。

“学文不成，习武不行，整日不知上进，下田还要偷懒，惭愧不惭愧？！”

“瞧瞧人家四郎，不求你及上一半，只要能学到一分，你老子也能乐上整月！”谁敢反驳？

以何为借口反驳？

难道谴责杨瓚不成亲，不生娃？

那样的话下场只有一个，引来父亲大人暴怒，抓起称手的“兵器”，一顿狠抽。

抽且不算，父亲大人更要大骂：“四郎为何不成亲？为的是兄弟情义！为的是侄子！你若也能这样，老子都能在祖宗面前烧高香！”

有杨瓚在前，杨氏儿郎上进则罢，不上进，必将处在水深火热中，日日酸爽。

离开祠堂后，族人各自还家，换衣洗漱，准备表礼，送杨瓚还京。

“多备些面饼，给四郎路上吃。”

“这些粗浅吃食，四郎能看得上？”

“你都见着了，四郎重情义，如何会看不上？”

回家之后，族长亲自从库房里扛出白面，吩咐媳妇做饼，待厨房生火，才端起热汤，喝下大半碗，逼出额上细汗，顿觉松快不少。

杨玘抱起闺女，又捞起眼巴巴瞅着的儿子，对杨刘氏道：“爹说得对，甭管礼轻礼重，都是咱们的心意。娘忙不过来，你去帮忙。”

“唉。”杨刘氏答应一声，走到厨下，系上围裙，洗手帮忙和面。

她左右看看，见两个弟媳都不在，凑到婆婆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你说的是真的？”族长媳妇停住动作，看向儿媳。

“真的，要不是媳妇拦着，她差点儿冲进门，族里几个媳妇都见着了。”杨刘氏担心地道，“娘，您说这是怎么回事？该不是撞着什么了吧？”

“别瞎说，还嫌事不多？”

见婆婆生怒，杨刘氏不敢再说，过了一会儿，到底没忍住，又道：“娘，儿媳想着，是不是该去劝劝？”

族长媳妇没理她，继续和面，半晌，才点头道：“是该劝劝。”

杨刘氏长出口气，总算没再让婆婆生怒。

“你回头多去走走，带着廓娃和庾娃。”

“可……”到底是守孝的人家，杨刘氏自己不碍什么，带上孩子，总觉得不妥当。

“都是亲戚，没那么多忌讳。”族长媳妇道，“廉娃他妈一日不改嫁，就一日是杨家的人。大郎早晚要接替他爹，你是长媳，凡事不能只顾自己，都得学起来。”

“是。”杨刘氏福身，“媳妇受教。”

“你也别多想。”族长媳妇舀起半碗水，倒入面中，道，“我年岁小时，家里遭过兵祸，惨事、怪事都没少见。她是心里不痛快，一时钻了牛角尖，多劝劝就能回转过来。”

“是。”杨刘氏接过陶碗，小心地道，“媳妇必不会多嘴，但族里怕会有些言语。”

知道儿媳的担心，族长媳妇道：“无碍，我同你爹说，必不会有人嚼舌头。”

不提前事，族学办起来，必要延请良师，族里没那么大的本事，全要指望杨瓚。谁敢随便嚼舌头，看杨瓚家的笑话，能被全族人的口水淹死。

“娘，您说四郎进京，会不会带上廉娃？”

“说不准。”

杨瓚在祖宗牌位前立誓，要替兄长育儿成才，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把杨廉养

在身边。

四郎若留的时间长些，过了正月也好安排。现下里手忙脚乱，天气又冷，别说亲娘不敢撒手，旁人看着都担心。

“四郎不成亲，必是要将廉娃当成儿子养。”

年少丧父，有这样一个亲叔，廉娃当真是好福气。

婆媳俩说着话，手下没停，白胖的面团揉好，重重地摔在案板上。

“瞧你三叔的样子，廉娃长成娶亲，必要扛起两房。若是琰哥儿家的不改嫁，也不过继，三房都得靠廉娃传嗣。”

“哟……”

杨刘氏倒吸一口凉气，面团脱手，挂在案板边缘，不是族长媳妇托住，险些落到地上。

一人挑三房？

真是这般，廉娃将来难道要娶三个媳妇？

庄户人家，院子都小。谁家娶到不安生的媳妇，住到一起，三天两头吵嚷说嘴，闹得鸡飞狗跳，不是白让人看笑话？

“我也是猜的。”托起面团，族长媳妇拍拍围裙，不甚满意媳妇的大惊小怪，“真有这个打算，多生几个就是，何必一惊一乍的？”

“是媳妇想岔了。”

杨刘氏尴尬地笑笑。

原来婆婆是这个意思，的确是她想多了。

婆媳说话间，面已揉好，放到盆里，盖上帘布，等着发酵。

知晓杨瓚要起程还京，族内不少人家都在准备吃食，面饼、包子和各种肉干，不一而足。

金银宝钞，四郎都不缺，做些吃食，多少能表达心意。

还有人家对着没做完的衣裳鞋袜发愁。他们本以为四郎能多留几日，想做得精致些，手下慢了点，哪承想，京城来人，这就要走。夹袄没絮全，外袍没上袖，鞋底刚纳好，如何送得出手？

看看没纳好的鞋，家人左右不是，更发愁。

不提族人如何，杨瓚因磕头太猛，昏得深沉，到家仍没醒来。

杨枳搬不动儿子，请杨玘帮忙。

顾千户快人一步，侧身挡住杨玘，将杨瓚扶下马背，打横抱在怀里。

“还请带路。”

见状，杨枳半晌说不出话，委实有些纳闷儿，儿子和顾大人的交情，当真如

此之好？抑或是锦衣卫都是如此雷厉风行，不拘小节？

杨玘心宽，见杨杣不动，上前两步，敲响大门。

听到声响，杨叔立即穿过小院，拉开门闩。

“老爷。”杨叔拉开门扇，见到顾卿怀里的杨瓚，担忧地问道，“四郎这是怎么了？”

“以后再说。”杨杣摇摇头，顾卿已抱着杨瓚穿过大门，停在院中，侧头看向杨杣，似在询问，该将人送到哪里。

“且往这边。”

正房杨杣住着，杨瓚归乡省亲，仍住在东侧厢房。

杨杣推开房门，迎面一股暖意，书香裹着墨香，清雅端肃，令人精神一振。

“劳烦顾千户。”

“伯父无须这般客气。”

大步走到榻旁，顾卿放下杨瓚，俯身之际，嘴角似有笑意。

在场锦衣卫均双眼瞪圆。

千户大人在笑？不是冷笑，也没有半分杀气？

幻觉，一定是幻觉！

顾卿除下杨瓚外袍，随手抽出发簪，动作无比自然。

锦衣卫的眼睛瞪得更圆，吸冷气的声音太大，引来顾千户冷冷一瞥。

杨杣未注意到锦衣卫的反应，脑海中回响着“伯父”二字，满是疑问。

先前还是“老人家”，现在就是“伯父”，锦衣卫果然雷厉风行。

“三叔，我二哥去请大夫，这时候该过来了。”杨玘忽然道，“我去看看。”

杨杣点头，压下心头疑惑，请顾卿至正房用茶。

“多谢伯父。”

“顾千户客气。”

“晚辈同四郎交情很深，伯父如不介意，可唤晚辈之名。”

“这不妥吧？”

“伯父乃卿之长辈，有何不妥？”

杨杣只能干笑两声，僵硬点头。

两人行至正房，杨叔送上热茶。

随杨瓚归乡的校尉早得知消息，从歇脚处赶来，见礼之后，将沿途所见报与顾卿。

“白羊口驿站有善养马之人？”

“属下如未猜错，应是驿站中的老卒。”

校尉禀报时，牵来的骡子正在院中嚼干草。它不声不响，蔫头耷脑，没有

半点儿精神。不是校尉有言，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头老骡，识路不说，奔跑起来，速度丝毫不亚于军马。

看过骡子，顾卿对校尉颌首。

校尉抱拳，心中明白，归京时必走白羊口。驿站中的老卒，九成要显身发达。

大夫到时，杨瓚依旧未醒。

诊脉之后，大夫告知杨枏，杨瓚并无大碍。

“无须开方子，备好热水、米粥，至多一个时辰，杨老爷就能醒来。”

“他的身体可能赶路？”

“赶路？”

闻言，大夫不禁皱眉，视线从榻上移开，落到说话之人身上。

“将临正月，杨老爷还要赶路？”

“天子有命，杨侍读须尽早返京。”顾卿说道。

既是天子之命，便无转圜余地。

沉思片刻，大夫提起笔，写下两张膳方，道：“天冷风大，杨老爷底子不厚，一路之上还须小心。这是两服膳方，寻好药材，在家中熬制成热汤，冻结成块，以温水融开即可服用。”

“多谢大夫。”杨枏道谢，取诊金相送。

大夫没有推辞，主动多留一个时辰，待杨瓚醒来，才提起药箱冒雪还家。

躺在榻上，杨瓚仍有些头晕，感到全身无力。

“四郎，可好些了？”

“累父亲劳心，瓚不孝。”

勉强撑起身子，杨瓚目光转动，见到立在门旁的顾卿，立时定住。

“顾千户？”

“杨侍读。”

手托瓷碗，顾卿走到榻前。

“顾千户为何在此？”

“奉天子口谕，召杨侍读还京。”

天子口谕？

杨瓚打了个激灵，挣扎着掀开被子，离开床榻，面向京城方向行礼谢恩。

“本该今日起程，然天色已晚，可明日动身。”

天色已晚？

看向窗外，杨瓚满脸莫名，不得不告诉自己，明晃晃的是雪光，绝不是日光。

延迟行程，顾卿等人自要留宿。

杨枏本想让出正房，被顾卿婉拒。

“晚辈同杨侍读是莫逆之交，可抵足而眠。”

杨瓚正用药膳，闻言，差点儿喷出满口热汤。

他们是莫逆之交尚说得过去。

抵足而眠就不太好了。

咽下热汤，杨瓚心头狂跳，万分担忧睡到半夜，自己会忘记武力值对比，错看美人飞扑而上，其后被顾千户丢出窗外，埋到雪地里清醒。

放下瓷碗，杨瓚捂住双眼。

他对自己没信心，万分没信心。

很不幸，他一时走神被父亲当作默认。

杨枏返回正房，顾卿留在东厢。同行的锦衣卫和随杨瓚归乡的校尉，全在西厢歇息。

论理，同行之人原可安排在族人家中。

怎料几人都决意留在杨家，床榻不足，拼起两张方桌，铺上被褥就能凑合一夜。

杨枏过意不去，一名校尉忙道：“老人家实不必费神，咱们几个都是边军出身，跟着伯爷进京之前，时常草行露宿，睡在雪窝里都不稀奇。”

以伯爷对杨侍读的看重，敢让杨家人为难，他们今后别想有好日子过！

惹到伯爷是什么下场，庆云侯世子就是血淋淋的例子。曾经不可一世的周世子，被关进诏狱收拾两顿，别说嚣张跋扈，见到穿绯袍的都冷汗直冒，双腿打战。

所以说，惹谁都好，千万别惹锦衣卫。惹上锦衣卫，也绝不能在伯爷跟前挂号。

用过晚膳，杨瓚没急着安置，向顾卿告罪一声，独自到正房，同杨枏商议杨廉之事。

“儿本以为能在家中过上元节，那样的话时间充裕，正好做安排。”杨瓚道，“今蒙天子宣召，不能多留，父亲之意，儿动身时，可能带上廉儿？”

“太急了。”

杨枏摇头，对着烛光微微叹气。

“总要你嫂子点头才成。”

“儿同嫂子说？”

“不妥。”

叔嫂有别，且事关长孙，杨枏不能不慎重。

“那……”

一时之间，杨瓚也想不出主意，忽听到敲门声，应声之后，杨廉被杨叔送了进来。

“祖父，小叔。”

杨廉穿着厚袄，罩着麻服，按照母亲教导，端正行礼。